

那年春天,英国故交托比的夫人伊迪丝来电话要我给她找两大陆出的新书,还说起美国汉学家 Ronald Egan 翻译的钱锺书《管锥编》:“Fantastic!”她说。我没听过这个汉学家的名字,很想看看这个译本,翌日到书店绕个圈见不到,杂事一多也就忘了找 Amazon 邮购了。前几天读白先勇给康芸薇新书《我带你游山玩水》写的序文,一开笔刚巧写 Ron Egan,说中文名字叫艾朗诺,是他 60 年代末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的学生。

白先勇说 1968 年夏天他回台北,把艾朗诺也带去进修中文,找了台大中文系三位助教每星期轮流替他上课,教现代小说的汪其相选了康芸薇的《冷冷的月》和《两记耳光》做教材,艾朗诺读了激赏,白先勇托汪其相约康芸薇到蓝天咖啡厅跟这位洋知音见面,大家都很高兴:“后来艾朗诺果然学有所成,在美国汉学界享誉颇高,他最近把钱锺书的《管锥编》也译成了英文,那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康芸薇的小说我没读过,蓝天咖啡厅早岁寒假暑假常去:青涩年月里重彩的苍茫!

那天我跟刘绍铭说起艾朗诺,他说他前年还做过艾氏的 external assessor,英译《管锥编》他也读过,不是全译,所译的部分确实“了不起”。伊迪丝果然懂行。她小时候跟着父亲母亲去过台湾、香港、新加坡,中文会说会读写,十八九岁才回英国进剑桥,毕了业浪游印度、非洲和埃及;那是英国老派中产阶级的襟怀,Bloomsbury 的旧梦,连挑丈夫都挑了一个跟 Lytton Strachy 一样瘦削的托比。

1975 年和之后的那几年,伊迪丝

晋朝大书家卫夫人论书道:“多力多筋者圣,无力有筋者病。”说的虽是书法,然画家施祖铨深明此道并能巧妙地运用到绘画中去。

他的丈二幅《大鹅图》(60 岁时作,当时还较写实),比真鹅略小的鹅,中锋运笔,疾快如飞,一笔墨转弯弯曲曲拉直了长达一米,这种逆水行舟、顿挫有致、精神和个性极力张扬的笔力之美,非大师超常腕力不能为之!

施祖铨画鹰大笔泼墨,中锋勾线,造型灵动夸张,行家认为,他笔下的鹰有其师潘天寿和北方名家李苦禅的影子,并有突破。

施祖铨画鸡是他的独创,那是独具一格的鸡。大嘴如钳,红冠如血,铁爪如钩,笔墨简洁得不能再简。有人说,施祖铨鸡嘴鸡爪画得太大,持画的杨二先生说:“既能画大,何尝不会画小?看到过真正的斗鸡吗?嘴爪越大越属上品。不懂生活,不懂艺术规律,整天嘴上功夫的画匠,我可以拉出一大摞子来,哪怕他挂一百个头衔。”

施祖铨画路很宽,捧读李拓之先生的著作,常常会勾想起如烟往事以及对老师的无尽思念。他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具有独特个性的人,身上透出一种锐气。平时看上去神色冷峻,但他讲课高兴时,却会手舞足蹈,甚至腾身跃起。他讲《红楼梦》时,指出该书在传抄中产生了不少问题。如袭人本不识字,却让她说出“禄蠹”、“明德以外无书”那样文气十足的话;另亦有前后不一处,如 15 回说水月庵有尼姑净虚,到后面 77 回人名变成了智通。先生亦精于训诂,他引用了诸子百家、廿四史及诗词、小说笔记上百个例证后,考证“影响”一词竟有“感应、

和托比常跟我们在伦敦 Shepherd’s Bush 一带泡咖啡馆,大家都说她那张脸四分像 Ingrid Bergman,这几年添了几晕暮色竟也不减天生的冷媚。那时候她最喜欢跟我谈沈从文,说是剑桥三年课余埋头读遍沈先生的旧书,迷得要命。她还常常念叨台北那位天天教她中文的老先生,说老先生祖上跟曾国藩有些渊源,连书斋都沿用了曾国藩的斋名“求阙斋”：“乾隆甚么十全老人,错啦,”伊迪丝皱起眉头学她老师的语气摇头晃脑说,“人生难得是求阙,阙同缺,缺得好哇!”托比笑得最大声,邻座客人都跟着笑。

我书斋里至今还缺一本艾朗诺英译的《管锥编》,伊迪丝的老师那番议论倒让我释怀了:想读和该读的书太多,缺了反而是境界!曾国藩高高一个大统帅都选用“求阙斋”这样一个传统儒家谦以自牧的斋名,人生太圆满也许真的不太妙。写《蓄墨小言》的周绍良说曾国藩之求阙,“完全是要求减少各方面对他的矛盾与攻击的目标的意思”,那也是智者之虑。

钱锺书谦谦“管锥”的书名,艾朗诺译为《Limited Views》,如此有限的见地,西洋人备觉新颖。伊迪丝那次在电话里称赞艾氏译文演绎中国人特有的思路简直顺水行舟,毫不吃力:“我忽然重新认清了当年台北老先生教我的不少旧东西!”她说。有一回她读了我那本《从前》,来信说书里少了一篇写她的从前。我想过写她浪游天涯的故事,零零碎碎听她说过一些,凑不起支架;她和托比在一起不破不缺,像一轮满月,写出来没有半点丘壑,不好看。“巴不得我是半个 Virginia Woolf 了!”伊迪丝回信说。

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山水人物皆能入画。不注重形式上的花拳绣腿,只取画作的精神和气势,这是施祖铨执著追求的艺术特色。画家富华说,施祖铨绘画成功处在于他的笔墨功夫的厉害!书法家刘小晴说,施先生如果也来“秀”几把,其辉煌不可限量!1993 年书画刚步入市场,同样四尺整张作品,施的一张价格曾是三个大名家画作价格的总和。咱们不是以钱论英雄,至少说明施的作品有其价值!同时下以权以势以头衔恶炒自己画作论英雄的某些人相比,施祖铨要比他们朴实而光明磊落。施祖铨强调中国画线条中锋用笔,反对刻意以破笔、拖锋来掩饰线条功力的不足,此论曾得罪不少人。杨二先生快人快语:“就像一个拳师,赤身裸体拳脚打出风来是真功夫,穿长衫长裤打出风来是假功夫,衣裤风声不足为奇。”

施祖铨成名较早。53 岁(80 年代初)时,中央电视台三次拍摄他的专题片,这种“错爱”当时很少有人受得。据说施祖铨有怪癖,凡参展作品从不精心挑选。尽管这样,从 1990 年中期到去年这 10 年间,他在国内名家精英大赛中荣获金奖,特别金奖七次;一等奖,银奖,特别优秀奖七次,二次被评为“中国百杰画家”,荣获画苑“东方之子”证书。

去年施祖铨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北京晚报,新华社记者以“南派花鸟画大师施祖铨”为题作了报道,这评价应不为过。

提起读书、考试,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过来人。上世纪 30 年代,丈夫哥儿仁先后就读于颇具盛名的杭州高级中学——大多数杭州人只晓得它的简称“杭高”。这儿出过不少名人,如鲁迅、叶圣陶、丰子恺,还有上海市前市长徐匡迪等。高中毕业后他们仨分别考取上海交大土木、机械和电机三个系。哥儿仁幼年丧母。父亲先从政后经商,很少过问他们的学业。大学毕业后,老大哥考取“庚子赔款”赴美学习;老二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老三(我丈夫)获斯坦福大学硕士学位。我想他们一定从小就喜欢读书,是天生读书的料。谁知他们也逃过学。初中时,老二出的点子,模仿父亲的口气:“敬启者兹有……因家有要事……”伪造了请假条还偷盖了父亲的私章。在西湖边玩了一天,老二为了堵住老三的嘴,用自己的零花钱请他在奎元馆吃了一碗“片儿川”——他们既没有“悬梁刺股”的痛苦求学经历,也未遭

受过“生死攸关”的考大学的恐惧,日后在各自的事业上也都有所建树。轮到我去考大学就悬了。虽然我也就读于杭州的一所名校成绩名列前茅,但“家庭出身”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幸好高考前周总理和陈毅同志都有过“不唯成份论”的讲话,我才得以挤进了大学的门缝。那时我刚学会骑自行车,上下车都得别人扶一把,但高考那天还是向表哥借了辆车子混在同学堆里去浙江大学参加考试。到了十字路口,其他人都驾轻就熟地过去了,独有我这位“搭浆”朋友被警察叫停。我哭丧着脸对他说:“我是急着去考大学的,你叫我去。”警察笑了,他真的扶我上了车,还嘱咐我说:“女伢儿慢点儿骑,当心跌跤儿,时间来得及的!”为了掌握时间,我向舅舅借了块看起来就很“老爷”的表。舅舅还反复关照我,这是民国几年几年的“古董”,要小心。大概是我把发条拧错了头,还未开考表就停了。幸好监考老师事前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个大钟,每隔一刻钟指针就向前移动 90 度……“文革”前,凡别人强加于我的种种不实之词从不允许我解释。唯有一次说我“xx 年混入 xx 大学”,我总算逮到机会奋起反抗为自己

1958 年我为上海合作剧团红枫兄编剧、李卓云兄导演、戚雅仙、毕春芳主演的喜剧《王老虎抢亲》作曲,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岂料该剧生命力特强,数十年来外地剧团及音像单位屡有演录。可叹戚氏早登仙籍,“原版”无福重睹矣!

上海越剧院为发扬戚派流派的唯一喜剧,特由红楼越剧排演此剧。主演者为丁小蛙君与傅幸文君。傅幸文乃戚雅仙与傅骏兄之爱女,过去数十年来阿文唱腔未见突出,此次红楼剧团赐票观摹,觉得她突飞猛进、大有进步!唱腔婉转动听,舞姿潇洒合度,与丁小蛙君珠联璧合,相得益彰!顿时令人想起半个世纪前乃母风范,真的是非常精彩,令人刮目相看矣!

归途口占打油曰:“戚氏有女,克绍氍毹,惟妙惟肖,笑慰椿萱!”我 33 岁时作此曲,今 83 岁重观此剧,亦不胜沧桑之感也。

喜看戚氏有女

金 笳

群乐图(中国画)

施祖铨

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

我们

杜牧《秋夕》

杜牧《赠别二首》

杜牧

杜牧

70 年前的《救亡情报》

朱少伟

我们



夜光杯

明日请看《江湖》。